

急湍

隅榮著

急 湍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初 版 1——2000

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卅日付印

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廿日出版

作 者 隅 榮

出版者 謝 少 卿

總經售

上海霞飛路五二三號
聯合出版社
電話八五〇五一

實 價 大洋陸角

黃云一下停了筆，抬起頭來，望着窗外。窗外依然是暗沉沉的；好像風還沒止，樹枝不住忽左忽右地在搖動。黃云心上像壓積着一塊鉛石，悶悶地，渾身不自在。關外的氣候，真也難耐，颼黑風，下黃沙，還是秋天，便已經這樣地叫人討厭了。他呆地望着窗外時，又轉而默默地沈吟着。默想一陣，毫無結果，再把眼光轉落到桌上的信紙上面，提起筆來，繼續寫他那封未曾寫完的信——

「……………經過幾天勞頓的旅途，終於達到我數年不見的故鄉了。故鄉已不是我幾年前所見的故鄉！美孚油燈代替了菜油燈，東洋布代替了土產布；一條不滿二十家舖面的小街中間倒新開了七八家洋貨店！秋收以前，米價貴得可怕，秋收以後，米價賤得可怕；勞苦的農人，終年不得一飽！」

寫到這里，不禁皺起眉頭，微微噓出一口氣。擱下筆，摘下眼鏡，掏出手巾來擦拭着。這下便露出了他一雙爛爛的眼珠，從眼珠上表現出這人是一位前進的勇士；舉動些微帶點急躁，態度却是始終沉着。他想起自己的故鄉的情況，明白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已深入農村，農村一天一天地走向破產的危途，看看大亂就在目前，被壓迫者革命的怒潮，大概不久便要汹涌起來的了。不禁又微微地噓出一口氣。——帝國主義者真還在做夢呢，——他一面戴上眼鏡。——到處耀武揚威，那里知道自己的末日就要到臨了呀！

於是略一躊躇，發出一聲冷笑，提起筆來，一直寫了下去——

「你沒到過東北，恐怕你對於××帝國主義者侵略東北的真實情形還不十分地明瞭吧！說起來那真是叫人恨得磨牙！他們有隨便搜檢中國人的自由，他們有隨便強迫中國人的權利；而中國人也自己不要氣，賤骨頭，看見他們就害怕：向來中國人自己都以為是唯我獨尊的，但一見到他們，自己的勇氣便不知怎樣自然而然地消失了，別人有命，奉命唯謹。」

「這幾天的風聲尤其不好：他們的軍隊天天在實彈演習。有人說：恐怕又要

重演一次在濟南一樣的故事吧。依我看來，也許還不止此，再來了時，要請他們回去可就難了。但是，回頭看看中國呢，統治階級，依然優遊宴樂，誰也不會注意及此；而一般所謂有點腦筋如我們這樣的青年者，又有幾個打過什麼主意呢？「說到青年，我又記起我們那幾位同學來，我先走了，不知道他們又鬧出多少有趣的 Romances 來」？

「楊四郎的京戲唱得怎麼樣了？他大概快去做官了吧？王麻子看準了機會沒有？李肥的父親很有錢，他要做資本家的願望許可以達到的。玲玲的嘴唇還是像從前一樣的紅麼？自以為聰明的胡懼對她進行的戀愛怎麼樣了？可憐瘦小的胡懼啊！P.S.H.倒是真活潑；崔鶯鶯可惜固執了一點。（你不知道，這裏有一位姓白的交際家，就是他的未婚夫呢！）李二虎總不愧是北方英雄，李詩人該又寫出了不少的傑作吧？但我希望他把他的身上拾綴得乾淨一些。平兒無恙，替我問候這位可愛的朋友！

「顧洪，時代急速地把我們向前推動了，好好珍重吧，牢牢地把握着不要讓自己沉淪下去！」

「記着，要得天下太平，還得我們大眾自己努力！」

一九三一，九月十八，黃云。」

黃云把自己寫的信重新看過一遍，抽出一個印有省立中學款式的信封，寫好顧洪在北平的住址，把信封好，開開門，叫聽差。

聽差走來，把信交給他。恰在這時，隔壁會客室的掛鐘連響了七下，天色已晚，暮靄一步一步地爬進屋裏來了。

聽差接過信去，順手開了燈。剛走到門邊，又轉回頭問：

「黃先生，開飯吧！」

「他們——白先生和黃先生，黃定遠黃先生他們呢？」

「都看『磨電』去了，在瀋陽大戲院。」聽差咧着嘴像抱歉似地笑了一笑。

黃云便不言語，只點點頭。

聽差出去了。

自己的身子重新落在椅子圈裏。心裏想：中國人真會享樂，不是大家都知道兵工廠的槍枝子彈已經搬走了好些嗎，居然還有閒心去看電影！……但一轉念又覺好笑

——不去看電影就不會出事？真沒想到自己也會發出這樣無聊的感慨來。於是拋開一切胡思亂想，堅決地命令自己：

「安安靜靜地過這一天。」

可是主意還沒打好，飯已經開來，因而黃云吃這一頓飯，也格外地急促，爲的是吃完了飯好找一點什麼事來作。

而吃完了飯時却一點主意也沒有了，望着書架，懶得伸手去取下一本書，提起筆來，寫不出一個字。他站起來，在屋內走着。外面風已停止，四下靜寂無聲，一種寂寞的滋味，猛地兜上心頭。

終於覺得這樣不是辦法，便轉念到出外走走。

宿舍裏的人真像全出去了，每間門上都掛着一把鎖。走到教室，看見一排排的木椅子如一間一間的監獄，不禁打了個冷戰，立刻倒退下來。圖書館的窗孔上雖放出有燈光，但走到門口，停了一停，毫無興趣，又折轉來了。茫茫然，不知所之地一直出了學校。

黃云到瀋陽來還不過十來天，除了因爲買書到過一次四平街外，別的地方從沒有

去過。便是四平街，黃云對它的印象也模糊得很，只記得在那裏有許多新建築的商店，看去雖然也有四五層樓，但既不雄偉，又不華麗，正如當地人穿西服一樣，喜歡穿紅褲子，綠上身，表出一種雅得那麼俗的氣派。

「到那里去呢？」所以他走上一條大街時，心裏便這樣問着自己。跟着聽差告訴他的話又在耳旁響出：「都看『磨電』去了，在瀋陽大戲院。」

於是張望着叫洋車。

影戲院已經擠滿了觀衆，沒法子找他所認識的人；而且，影片開演的時間看着就到了。

却是在影片演完一半，開燈休息的時候，一個人走來和他打招呼。抬眼一看，原來正是省中的同事，有名的交際家白功全。

「黃先生，一個人來的？」交際家白功全看見他旁邊的座位還空着在，走過來這樣地問。

「你們全走了，學校裏只剩下我一個人，聽差說你們上這里來了，我便也跟着趕來。——他們都來了嗎？我的本家呢？」黃云答着他，站了起來。

「不知道，我也是一個人。本來大家約好了的，可是他們都沒來，大概又是把在教室裏受的學生的氣到窩子裏發洩去了，哈，哈，哈。」

黃云毫不介意的跟着笑。指着旁邊的空座轉向交際家：「那你不如就在這裏坐好了，大家一塊兒好說話。」

兩人便一同坐下來。

「地方沒住慣，一個人是怪悶的，」白功全向着黃云表示十分的同情，說出話來，真不愧是一位有名的交際家。「只差一禮拜就過中秋節了，那時候兄弟作東，大家熱鬧一回。」

「那一定是很有趣味的。」

「不過，」那人突然一下把嗓音放小了。「這兩天關於小鬼的謠言很重，黃先生，你看怎麼樣？」

「哦，也許不是意外的事吧，白先生是此地人，自然比我清楚得多。」黃云心裏一沈，却故意反問着。

「聽得太多倒把自己弄糊塗了，可是北寧路的車輛材料都盡量地往關裏搬的事是

千真萬確的。」

「難道軍事方面就沒有一點準備？」從那人的話裏，黃云知道事情是無可避免的，但還希望多得到一點消息。

「這我可說不上，誰又知道呢？」這位交際家也答覆不上來了。「當局們都極力否認會出什麼事，漏出這些秘密的還是一般商人。——他們因為政府要徵收產銷稅，便都埋怨政府，還說什麼『亡了國倒好，世界上無論那一國的亡國奴也沒有我們上的稅多。』——哼，商人唯利是圖，連國家也可以不要了。」

「倒也是中國的稅捐不免太多了一點兒！」黃云情不自禁地說出了一句由衷的話。「可是，老哥，」交際家却認真起來。「無論捐稅怎麼重，總比亡了國好呀，亡國奴，多難聽！」

「我並不是願意當亡國奴呢，」這位反而笑了。「就是商人們說出那樣的話，恐怕也是出於一時的激忿吧。」

「我想也是的……」還要說下去時，十分鐘的休息時間已過，電影接着開演，只簡單地補充一句——「就是關於小鬼們的話，我想也是他們因激忿而放出來的謠言」

——便掉開臉去，用心地看着影片。

黃云却還在暗中發笑：交際家之所以不願意亡國的原因，也就不過是亡國奴三個字不好聽而已。倒是商人們說的話還有幾分理由，中國人的生活真比不上別的亡了國的人。這因為帝國主義的眼光要比軍閥們高遠的多，譬如軍閥們看見一個人，他們只知道叫這人把衣服脫下來給他們，不惜爲了想得這一身衣服而讓人凍死。帝國主義者却大大的不同了：他們不僅不脫下他的衣服，還要把衣服給他穿，保住他的體溫，養強他的精力，然後叫他去作工，他們便從他的工作裏取得無窮的利息。所以，比較起來，做了亡國奴真還要好些。但話不能這樣說，人們應該自己來做主人，不應該去比較主人的優劣，天下的主人——即是全世界的統治階級，沒有一個不是吃人的惡鬼！

.....

「唔，這片子真不劣！」黃云的思路給交際家這一聲打斷時，片幕上剛映出了兩個字——「完了」

走出電影院，他向着黃云：

「我陪你一道回學校去，黃先生。」

「白先生今晚上不回家？」

「不，我明天第一堂就有課呢。」

天上懸着半圓明月，但月色並不清明，晚風吹來，身上還覺得有點涼。黃云坐在洋車上，抬頭望着天空，耳邊隱隱約約地有種聲響在那里旋繞。仔細再聽，一點不錯，是一串一串的卜卜卜，卜卜卜……的砲聲，他立刻掉頭叫他的同伴——

「白先生，你聽！你聽！」

「不是出了什麼事吧！」交際家一聽先就張皇起來。再看看大街，商店全都關了門，冷冷靜靜地很少人行走。

「是小鬼放鎗嗎？」加上一句，好像在問誰。

「嚇！又是小鬼在打靶！」拉着他的車夫，一面喘着氣向前跑，一面這樣答應着。

「你知道是真的嗎？」

「誰知道！」拉着黃云的夫車却接着：「小鬼們愛怎麼樣便怎麼樣好了，咱們那裏敢管他，惹他們惱可不是自己晦氣，哼！」

機關槍聲越來越清晰，他們提心弔胆地跑回學校。學校的大門已經關上，只留下

在一邊門上開着的便門容人出入。一敲開門時，戴着滿臉緊張的號房，一手把他們拉進去，砰地一下便把這門也關上了，上了鎖，悄悄地告訴他們：

「城外打起來了！」

這於交際家直如一個焦雷，頭也不回，拉着黃云就往裏面跑。

宿舍裏仍然是大部分地方都沒有開燈，便改了主意先到大家常常在那里聚會的會客室。果然，一個不少，全在這裏。三三兩兩唧唧嚶嚶地密談着。他們走進去，忽然一靜，便一起圍上來探問他們：

「有什麼消息沒有？」

「不是打起來了！」交際家一手遮着自己的嘴，縮下脖子，做出十分秘密的神情。大家倒抽了一口冷氣。

「那誰不知道，還等你說！」又失望地散開了。

「我們委實一點不知道，」黃云接着向大家解釋。「究竟是怎樣的情形？」他說話時，眼光向大家繞了一個圈，在每個人的臉上都停了一停；最末，落到一個小個子身上，他，黃云管他叫本家——而別的和他更熟的人則稱他做「黃鼠狼」。

他說：「現在沒有人知道得清楚，因為砲聲是從城外傳來的，而那地方卻沒有一個人進城裏來，所以，詳細的情形是無從得到。有人說第一聲砲響是在南滿站附近，而現在——聽！」他的眼珠停住不動，伸出右手的食指向上筆直地指着，好像是總指揮手裏的指揮棍，他在指揮別人注意聽呢。

屋裏一時鴉雀無聲，外面傳來的砲聲槍聲更加緊密而清晰了。恐怖的意念立刻傳到每個人的心裏，根根毛髮都像就要豎立起來。

轟——轟——轟——

卜卜卜——卜卜卜——卜卜卜——

轟——轟——轟——

卜卜卜——卜卜卜——卜卜卜——

一片歷亂的砲聲裏還挾着爆竹似的劈劈拍拍的步槍聲，槍聲嗤嗤嗤地在天上亂飛，距離顯得更加迫近了。

「躺下，躺下，小心流彈！」黃鼠狼啞着嗓子叫，大家便不顧一切蜷伏在地上。他躺着的方位正當着窗口，第一個看見東北方面紅了半邊天，不禁又失聲喊出——

「糟了，起火了！」

「在什麼地方？」大家關心地問，却不敢動一動。

「好像是北大營！」

「吁！糟透了！」

トトト——トトト——トトトトトト——

轟——轟——轟——

トトト——トトト——トトトトトト——

轟——轟——轟——

一聲聲大砲震動得門窗忒忒作響，而每一聲炸裂之後還發出幾秒鐘的沈悶而枯澀的回聲，使人們恐怖的心裏，更加上了一種不易支持的担負。

「不行吧，咱們這樣不是等死！」一個聲音在喘息着。

「那又有什麼法子呢？」又是一個聲音。

「砲聲這麼近，大概打到商埠地來了！」

「可不是，還聽得出人們的喊聲哩！」

「啊呀！」交際家哭了起來。「打到商埠地我的家就完了！中國的兵呢！中國的兵全死絕了嗎？」

別人只「唉唉」幾聲，但誰也沒有閒心去安慰他；抽噎一陣，自己也就止住了。槍砲聲絲毫未停，而遠遠地又傳來一片人聲，是絕望者的哀呼，是在掙扎時的慘叫，鬧成一片，如驚濤駭浪的海上的潮音……低下了，低下了，又高漲了，高漲了，一直延長下去，久久不盡……

一任別人張皇恐怖的黃云，始終在旁邊一聲不響。自從他大概明白了這事件的情形時候，已經敏銳地感覺到，知道這事件不比尋常：××帝國主義者此番是抱了極大的決心的，因為近年來帝國主義者們自身發覺了難於挽救的崩潰，妄想作一次破釜沈舟的最後掙扎，企圖抓着一條出路。這自然，屬於半殖民地，而擁有極大富源的中國便成了它最好的侵略的對象。雖然顧慮着其它帝國主義者的嫉視，但只要表面上打出進攻現代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先鋒的旗幟，事情就沒有多大困難的。這樣的計劃，在××方面，老早就已經打定好了；只有中國的統治階級，還在那里做着一覺不醒的春夢，——貪心發展個人所統治的地盤，依然不斷低聲下氣地向着帝國主義者獻媚

呢，現在也該讓他們認識認識他們的主子所賜予他們的些什麼了！可是，他們固然死不足惜；而眼前這無數被凌辱着的無音的大衆，犧牲代價又在那里！……他並不驚惶，反而十分興奮：幾乎忘記自身正處險地，自己也正是這受難的大衆中的一員；只在腦筋裏，一幅一幅地映出就在城外發生的種種慘象的畫圖——一片瓦礫的街市，血肉狼籍的死屍，痛澈肺腑的哀呼和殘暴的敵人的狞笑……

他的背脊上不住一陣一陣地發冷，咬緊牙關，堅決地在心裏向自己下命令：

「準備着，準備着！和敵人拚命！」

外面的砲聲仍未止，屋裏的空氣却沈寂得可怕，每個蟄伏着的軀體都陷入半死的狀態。猛然，牆上的鐘，噹噹打了兩下。

鐘聲喚醒了衆人，有人連連地吁出幾聲。

交際家又在那裏嗚咽着，一會，曲着身子像一隻狗似的爬到黃云跟前，抬起頭哭喪着臉問着他：

「黃先生，怎麼得了，我一家的人都不知生死存亡呢！」

黃云沒打算去安慰他。